

花言峭语

瞿颖为什么没有更红



钱眼识人

梦想有多远

瞿颖上了《papi热烈欢迎》，37分钟的聊天节目，全程高能，诞生了无数爆笑梗，节目上线一周后，瞿颖反复在热搜出现，连带着她的好朋友胡兵、孙浩、戴军，都陆续被挖出来，他们参加综艺节目的切片，几乎铺天盖地。

如果仔细查看评论区，几乎大部分评论都是在《papi热烈欢迎》上线后出现的，评论里反复出现“活人感”“女王”“老明星有梗”之类的评价，但我看到最多的关键词还有一个：“可惜。”瞿颖可惜了，应该更红的，应该在她的黄金时代多留下些影视作品，不要过早地进入半退休状态。尽管她现在的状态很好，生活很好，住所附近的那粉色风铃木很美，但还是“可惜了”，因为，所有像她这样的绝代佳人，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他们都肩负着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多留下些痕迹，多留下些传说。

其实，瞿颖应该是愿意的，愿意留痕，愿意更红，而不完全像她所说的那样：“没有稳定的感情只有一个接一个的工作，熬夜，失眠，生物钟紊乱，想要改变又不知从何下手，我就决定先不拍戏了”。如果翻看一下她这二十年的演出履历，会发现她几乎每年都参加一到两部综艺节目，几个月前播出的有《好久不见》，再早一点有《花儿绽放》《中国有滋味》《一小时经纪人》《第六号宿舍》《乘风2023》，以及《百变大咖秀2021》和《声临其境》《一路书香》，还出演了《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和第二季。

再早一点就更多了，她参加了《百变大咖秀》和《火星情报局》等等芒果系的节目，更是《百变

大咖秀》第一季的冠军，最近被挖出来的许多片段，都出自湖南卫视的节目。而这些节目的录制，恐怕并不比影视剧轻松，一样要熬夜，一样要等，一旦启动，就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奏来，毕竟，把这么一群人凑在一起不容易，把灯光、摄像设备调好不容易。一旦班子搭起来了，每一分钟都可以听到钱在流走的声音，所以只能快。

就是说，她其实也愿意接受昼夜颠倒的工作，愿意被人看到，作为在乡村和小城长大的一代人，她也有足够的生命力去抗过这一场场战斗。事实上，也一直在露面，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她没有野心，半退休了，远离喧嚣了，《乘风2023》宣传期，她的粉丝还为她制作了一张专属海报，上面写的是“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多才多艺但摆烂”“瞿颖（已退休版）”。

她以模特和演员身份出道，她出道的年代，是电视的年代，但因为她的身高，可以配戏的男演员就变少了，再加上，九十年代的电视时代，是古装戏（这个始终没变）的时代，她却是典型的都市女郎形象，又进一步缩小了她可以出演的角色安排，很能说明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在2000年代初的一系列都市戏之后，2010年代，她减少了影视剧的产量，转向综艺节目，拥有了牢固的粉丝基本盘。但娱乐工业一向是，在大众娱乐的领地打地基，在电影领域提升形象，那十年，正是华语电影短暂的黄金时代，甚至有可能是夕阳的最后一瞬闪耀，但影视业对女演员的年龄，有严苛的要求，那是章子怡都开

始接不到合适剧本的年代，是女演员要在颁奖礼上喊话要拍戏的年代。

在综艺领地，也有微妙的变化，2000年代前后的娱乐文化主题是“爱”，是有没有爱也要倡导爱扮演爱，你好我好，爱心满屋，感动落泪，而那段时期，社会气氛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反映在电视和网络节目里，就是要表现人际关系的恶斗和撕扯，是不忌讳表现恨，要展现发疯美学，低情商才是高情商。瞿颖显然又不是这种性格，她是连说段子都要以自己为例，要把矛和箭头引向自己，是一种较为隐蔽的，看似积极的讨好人格，在那个气氛里，她显然成不了焦点。总之，在种种微妙的、错综的交错里，她没有完成人们赋予她投射给她的一个任务：更红。

2024年3月，她参加了《人物》主办的“女性的力量”活动，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我为什么没有更红”，在演讲里，她说：“红和更红并不冲突，中间相差的只是度。”只要抛开“红不红”这个执念，世界更丰富。

她不只是说说，她身体力行，能自洽，能知行合一，最终也在微妙的交错里，再次翻红。而最新的消息是，芒果听网友劝，迅速开了新综艺《老姜辣游记》，邀请了瞿颖、孙浩、胡兵、李静、戴军、武艺、高旭出场。总之，风铃木要看，毛衣要织，网球要打，但有了流量，也要接，在时势的交错中，总有一瞬间属于自己。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AI演员上岗：谁让工具反客为主

近期，影视行业的AI布局动作不断：先是“男二以下角色全面使用AI演员”的传闻沸沸扬扬；紧接着，多家影视公司高调官宣“签约”AI演员；或是打造“撞脸”多位艺人的虚拟形象，仿照真人推广模式运营社交账号；或是推出由网红真人建模的“AI分身”，相关话题持续升温，仿佛“AI取代真人”已近在眼前。

支持的声音集中在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有人说AI演员永不塌房，比某些依赖厚重滤镜、演技堪忧的流量演员更“省心”；也有人认为微短剧追求快节奏，AI演员“凑合一用”也无妨，毕竟观众要的是“电子榨菜”，而非“饕餮大餐”。

但如果因此得出“AI演员可以取代真人”的结论，实在短视：艺术的感染力源于人类真实的生命体验，AI可以精准复制表情或动作，却无法传递角色背后的人性温度。更值得警惕的是，无论何种题材，一旦默许放弃艺术追求，在“效率至上”的逻辑下，匠心创作的标准就会逐渐失守，被更精致的AI预制内容取代。

不可否认，AI演员确实为个体创作者、中小

团队降低了创作门槛，其价值在于辅助与造梦。而当头部公司和平台抢先炒作甚至实践“AI取代真人”，折射的却是行业的深层焦虑：既恐惧艺术创作的不确定性，又担忧错过技术风口、无法向资本市场讲述新故事。

曾经痴迷“大IP+流量”的行业，似乎想将AI的“安全可控”与“一键生成”当作新的救命稻草。殊不知，影视艺术的魅力，常出自即兴的火花、鲜活的碰撞，这恰恰是资本逻辑与AI算法难以规划、复制的宝藏。

显而易见的，当前AI演员和作品仍有明显短板——从最新曝光的AI短剧预告片来看，角色形象力求逼真，却自带“塑料感”，极易陷入“恐怖谷”效应。如果平台和公司低估大众审美，以为低成本、快产出就能取胜，只会消耗观众对AI影视的期待，为AI内容贴上“粗制滥造”的标签。

影视艺术本为人而作，需要理解人的复杂，探索人的丰富，最终抵达人与人之间的共鸣。一旦效率彻底碾压表达，创作便濒临死亡，用AI演员大规模挤压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未必是技术

的胜利，更像是强行投喂“精神预制菜”，既伤害了坚守初心的创作者，也辜负期待优质内容的观众。

令人担忧的是，若默认AI全面取代演员、摄影、美术、声效等核心工种，极易造成人才断层、技艺失传与审美滑坡。一个值得思考的悖论是：当下AI的智慧源于人类百年影视积淀；若我们急功近利地破坏土壤，任由创造凋零，无需太久，AI创作也会是“无米之炊”。

回头看，AI的可能性很多，关键在于我们选择用AI做什么。允许工具反客为主，本质上是让算法定义艺术，浮躁取代匠心，功利压倒热爱。长此以往，我们可能失去的，不只是演员的舞台，更是独属人类的灵光乍现；被模糊的，不仅是表演的边界，更是行业存在的意义。正如网友锐评：若一切皆可预制，不如让“AI观众看AI剧，给AI演员做AI数据”，岂不皆大欢喜？

曾原秋
媒体人

情人看剑

女孩复仇记

片如其名，舒淇首执导筒的电影《女孩》是一部简单纯粹的作品。该片近日登上流媒体，两个多小时的片长未免漫长，只是若要倍速观看，又觉得愧对主创一片苦心。那些低吟浅唱，吃语与呼吸，长镜头慢镜头，一旦加速，可能就会走形。

以《女孩》命名，也有相当的野心与勇气：要讲述的这个少女成长故事，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个人的足迹，足以代表全天下女孩的命运。在电影里，舒淇重返昨日，所选择的叙事框架与时空情境，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于时代——不是当下的，不是追忆式的，而是老老实实回到起点，细细密密讲述那些家庭创伤、母女恩怨、自我放逐与逃离。这种选择或许姿态笨拙，没用多少巧劲，但舒淇自有一种笃定。因为这一回，她终于从被人观看的明星，变为观照自己的导演与编剧。

抵达这一步何其艰难。如果说，舒淇的演艺生涯，是“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去”，那么在《女孩》中，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她的那些旧衣，到底是什么质地什么色彩，以及当初为何视旧衣为累赘，唯有褪去才得解脱。细细看去，那些

旧衣竟然千疮百孔，缝补针脚貌似弥合了伤痛与难堪，但那些创伤早已深入骨髓。一边看电影里的少女缓慢成长，一边隐隐听得见舒淇在幕后叹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少女复仇也是，想必当年的她一定发下过这样的宏愿：终有一日，要把那些成长经历和盘托出。说起来，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雷峰塔》与《易经》，做的也是同样一件事。

终于要说一说女孩受过哪些苦。不过观众又会发现，太阳底下无新事，如出一辙的故事，酗酒与施暴的父亲，含辛茹苦却又对女儿毫不客气的母亲，组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成长环境。电影中对这些暴力场景的刻画，不厌其多，反反复复，甚至对此有些痴迷，让人生理不适。看似是女孩跟着阿飞们私奔，实则是那个家庭把她驱逐出去。当然，相比漫长的磨难，电影所呈现的已是精简版。

可以说，舒淇这次坦诚的对象并不是观众，不是市场，而是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女孩》是一部“自私”的作品，是创作者人到中年时，掌握

了足够的话语权，终于可以为自己的搭建一个私密衣柜，用来安放内心里那个满面尘埃的洋娃娃。凡此种种，决定了它可能背离电影作为公共产品的那一面属性——尽管也渴望收获共鸣——更为重要的是，诚实坦荡地捧出生命经验里的那些结晶，有自我疗愈性质，这已足够。

母亲曾经也是女孩，为了追随浪子抛掷一生时光，这样的宿命想必不会在下一代身上重演。只是创伤永远不会消失，只会让女孩变得孤勇无比。不过实话说，这孤勇随着年岁渐长，荷尔蒙消失，也会变成另一种苍凉面目。电影里成年后的女孩回家，父亲去世，母亲苍老，见了面也没什么话好讲，只剩幽幽一叹，觉出了时间的虚妄，还带有一丝意兴阑珊。大仇已报，拔剑四顾心茫然，面对人生这场戏，可以随时退场，拂袖而去。

长风新
媒体人



在成都，看阿姨跳广场舞，在茶馆跟大爷大妈一起喝茶，与阿姨过招乒乓球，尝试了正宗的辣火锅，化身小贩摆摊“卖霉豆腐”；在北京，逛胡同，购买小礼物，入手一张奥运冠军孙颖莎的海报，与龙队马龙切磋乒乓球球艺……这是好莱坞偶像，本届奥斯卡影帝提名的演员提莫西·查拉梅（中文昵称“甜茶”）旋风打卡成都、北京两座城市的“旅行vlog”，为影片《至尊马蒂》亮相中国内地院线宣传造势。他在中国的行迹，或许正好呼应了电影主题：一个普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能走多远？

影片讲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卖鞋小子马蒂·毛瑟在伦敦输掉一场乒乓球的世界锦标赛之后，不惜代价，满世界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偏执写入他的骨髓，为此他忍受争议，忍受混乱，只为了赢一次。在很多影迷心中，甜茶是以破碎感享誉全球。他在《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扮演青春悸动的半熟少年，而在科幻史诗巨制《沙丘》中，是未来将引领族群命运的天选之子，贵族血统是他的能量，亦是他的“诅咒”。但在《至尊马蒂》中，这些偶像滤镜都被击碎了，一张长着痘痕，毛孔粗大的脸，还有鼻梁上架着近视眼镜，马蒂这个视打球为生命唯一动力的小伙子首先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执拗、疯狂的冲击力。在生活中，马蒂绝非一个可以引起人很好初印象的男子，粗鄙、冲动，混不吝，不达到目标誓不罢休，就像自带破坏力的龙卷风，连好好的浴缸都会被坐到他坍塌落到下一层，是人际关系崩塌的隐喻。一旦他穿上球服，挥动着球拍，观众就不会不知不觉地被他身上某种原始、强烈的磁场吸引，在导演有些变形，超长焦的镜头里，画面随着球体运动有轻微的晃动感，满脸痘印的马蒂就像黑洞中唯一刺眼的光，专注、炽烈、目中无人。

这个人物一定不能用是非善恶来简单评价，他对打球的热爱就是他作为男人尊严与价值感的充分释放，在输掉伦敦赛后，为了推广运动，他可以用乒乓球给观众演奏《小星星》；和海狮打表演赛……惟有热爱能抵御生活的苦厄，马蒂代表了二战后混沌世界里的野蛮力量，他所在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复苏，全球化正式开足马力，报纸、电视台等媒介传播着更多更快更强的竞争信息，个体无不再需目眩，各行其道。马蒂，选择了乒乓球。

据悉扮演者甜茶为了塑造这位传奇球手，私下练习了7年球，所以才敢在镜头前挑战各种花式运球，更在结尾贡献出令人血液沸腾的奋力扣杀。导演乔什·萨弗迪评价甜茶的内心深处远不止偶像这一面，无需费口舌去说服他接受这个不完美的角色，无论是妆造还是个性，通往真实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哪怕斑驳粗粲，都值得探寻。这位导演曾经以一部《原钻》震撼了一把独立电影圈，在片中他已经非常深谙如何用反常规的镜头语言来传递躁动不安的情绪，营造出观众与人物更私密、更真实的距离，就好比这次在《至尊马蒂》中，观众的视角仿佛就坐在球赛最佳观赏位，又或者就待在马蒂酒店、寓所的房间，鞋店的仓库中，这个混小子的举动一览无余，这种观赏感觉反而是大场面的商业类型片无法做到的，观众会迷失在后者的视觉奇观里。

虽然《至尊马蒂》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颗粒无收，但全球票房却接近1.5亿美元，成为独立厂牌A24成立以来最赚钱的影片。在中国首映礼上，甜茶真的用毛笔写了“日进斗金”四个字，导演写的是“招财进宝”，无论如何，在中国这把操作是非常接地气，就看能否转化为实在的票房了。

钱德勒
媒体人